

电眼追踪

Clare Mackintosh
「英」克莱尔·麦金托什——著 一熙 马丹——译



I
S E E
y O U



禁外借

四川人民出版社



电眼追踪

I SEE YOU

[英] 克莱尔·麦金托什 Clare Mackintosh — 著

一熙 马丹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眼追踪/ (英) 克莱尔·麦金托什著; 一熙, 马丹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220-10771-9

I. ①电… II. ①克… ②一… ③马… III. ①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9992 号

Copyright © Claire Mackintosh,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6 by Sphere, an imprint of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Th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ondon.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 [进] 21-2018-197

DIANYAN ZHUIZONG

电 眼 追 踪

(英) 克莱尔·麦金托什著 一熙, 马丹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 丹
天行健设计
张 妮
舒晓利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自贡市华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146mm×208mm
11.75
300 千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771-9
4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你每天做同样的事。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你并非独自一人。

—

身后的男人站得离我很近，呼出的热气润湿了我脖子上的皮肤。我往前挪了一英寸，紧贴在了一件灰色大衣上。大衣散发出一股又潮又臊的落水狗般的味道。似乎从十一月初开始，雨就没有停过，每个人的身体都冒出淡淡的热气，彼此缭绕。有个公文包戳入我的大腿间。列车颤抖着拐过一个弯，旁边乘客的重量压过来，挤得我差点失去平衡，只好不情愿地腾出一只手，暂时撑在那件灰色大衣上。塔丘站到了，车厢吐出十几个人，又吞进二十几个人，都是些拼了命也要赶回家过周末的人。

“朝车厢里边走！”广播喇叭响了。

没人移动。

灰色大衣不见了，我挪到了它的位置上。这儿不错，我终于能抓牢扶手，不用担心有陌生人的DNA蹭在我的脖子上了。手提包悬在身后，我把包扯过来，贴在胸口。两位日本游客，胸前挂着大号帆布背包，又多占了两个人的空间。一个女人从通道走过，见我正看着他俩，她瞅我一眼，做了个心领神会的鬼脸。我也瞅了她一眼，随后低头望着脚尖。周围的鞋样式各异。男式皮鞋尺码大，鞋面锃亮，从细直条纹的裤脚露出来，女式高跟鞋色彩艳丽，鞋尖被一根根脚指头费劲地填满。我看到一双时髦的丝袜，材质为不透明的黑色尼龙，穿进一双朴素的白运动鞋。看不清她是谁，我猜她有二十来岁，一双工装高跟鞋藏在大手提包里，

或者办公室的大抽屉里。

白天我从不穿高跟鞋。怀上贾斯汀后，我几乎告别了“其乐牌”系带靴子，去乐购超市当收银员不用穿高跟鞋，追在街上蹒跚学步的孩子身后，哄他开心，高跟鞋更帮不上忙。如今，我已经不是个小青年，不需要赶时髦。每天坐一小时地铁去上班，又坐一小时回家。在烂朽朽的自动扶梯上跌跌撞撞，穿行于汽车和自行车之间。如此辛苦为了什么？为了坐在柜台后八小时。我把高跟鞋留到节假日穿。平时，我穿黑色工装裤，配宽松的免熨烫的上衣，不算死板，还符合办公室的着装要求。办公桌底层的抽屉里还预备了一件开襟羊毛衫，因为业务繁忙的时候，房门随时打开，每进来一个客户，暖气就损失一点。

车停了，我拨开人群，走上月台。我从这儿转伦敦地上铁，车仍然拥挤，但我更乐意，因为一直待在地下让人感到不舒服。我知道这是心理作用，但地下待久了，总觉得呼吸困难。我梦想能换份新工作，离家近点，步行就能到，但始终没有实现。好工作都在伦敦一区的黄金地段，而我只付得起伦敦四区的房贷。

我一边等车来，一边从自动售票机旁的报架上拿起一份《伦敦宪报》，头条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三日，周五”，这数字跟天气一样糟糕。警方刚刚挫败一起恐怖阴谋，前三版填满照片，画面是警察从位于伦敦北部的一间公寓搜出的爆炸物。我快速翻看报纸，照片上有几个留大胡子的男人，但我毫不关心。站牌下，我把脚踩在裂了缝的柏油碎石地面，等候车门打开的那一刻。这是我精心挑选的位置，因为门开后，我能赶在车厢塞满人之前，溜到自己最喜欢的角落，那里是行列的尽头，我可以把身体靠在玻璃隔板上。车厢的其他地方很快装满了人，我扫了一眼站着的乘客，没有老人和孕妇，心头的负罪感少了些。我穿着平底鞋，但在文件柜旁站了一整天，双脚很疼。文件归档这种事，本来轮不到我

来做，专门有个姑娘负责影印资料，然后整理文件柜，但凑巧她去马略卡岛两周，今天我路过，看见文件乱得一塌糊涂，住宅类广告和商业广告、租赁广告与销售广告，全都混在一起，于是，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你去整理下，柔伊。”格雷厄姆说。于是，我放下手里客户预订看房的活儿，站在他办公室外冷风阵阵的走廊里，早晓得这么麻烦，我就不开口了。“哈罗 & 里德”公司挺好。过去，每周整理一次文件是我的工作，后来办公室主管休产假，格雷厄姆叫我给她代班。我只是个会计员，又不是私人助理，但薪水给得多，再加上我已经弄丢了几个客户，所以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结果，三年过去了，我还在这儿。

加拿大水站到了，车厢里空荡荡的，但仍有些乘客宁愿站着，也不找位子坐下。身旁的男人将腿叉得很开，我只好把自己的腿扭向另一个角度。我抬头看着坐在对面的一排乘客，有两个男人也同样叉开腿。他们是故意的吗？或者是一种天性，让他们看起来比别人更雄壮魁梧？面前的女人抖了一下购物袋，我听见酒瓶的叮当声。但愿西蒙别忘了放一瓶酒在冰箱：这周过得太漫长，现在的我，只想蜷缩在沙发上看电视。

翻了几页《伦敦宪报》，某个前《英国偶像》的决赛选手正抱怨“名气带来的压力”，还有一版的大部分版面在讨论隐私法。我读得心不在焉，只看一看照片，扫一眼标题，免得自己感觉和社会脱了节。我不记得最后一次读完一份报纸，或坐下来看完一条新闻是什么时候了。吃早餐时，我习惯打开天空新闻台，上班途中，我也会将视线越过身前那个人的肩膀，瞅一眼报上的头条。

车停在西德纳姆站和水晶宫站之间。我听见车厢深处传来一声失意的叹息，但我懒得抬头看是谁在叹息。天已经黑了，我瞥了一眼车窗，

玻璃映出我的脸。她正看着我，脸色比我更苍白，被雨水浇得扭曲变形。我摘下眼镜，揉着鼻翼两侧被压出的凹痕。我们听到广播噼啪作响，声音发闷，口音浓重，听不清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也许是信号失灵，或是有人卧轨自杀。

我希望没人自杀。我想着斟满酒的酒杯，西蒙按摩我搁在沙发上的脚，随后，我感到一阵内疚，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舒适生活，而不是惋惜那个可怜的亡魂。我敢肯定没人自杀。自杀都选在周一早晨，而不选在周五傍晚，因为周末的两天是天赐之福，错过了多可惜。

嘎吱一声，随后是沉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延误，看样子要等一会儿了。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身旁那个男人说。

“嗯。”我随口应了一声。我继续翻看手中的报纸，但只剩我不感兴趣的体育版，再有就是广告和剧评。照这个速度，七点都回不了家。本来计划做烤鸡，现在只能随便弄些茶点了。平时是西蒙做饭，我负责周五晚餐和周末做饭。当然，我提出要求的话，他也会做，但我不能这么刻薄。我不能让他为我们——为我的孩子们——每天都做晚餐。实在不行，我就去叫个外卖。

我跳到商业版，看到有填字游戏，但我身上没有带笔。我只好读一读广告，想着也许能为凯蒂或我物色一份工作，话虽如此，我清楚自己永远舍不得离开“哈罗 & 里德”公司。那里薪水不错，我也干得得心应手，要是老板不那么讨厌，就堪称完美了。客户也挺好。他们大多刚创办公司，正寻找办公地点；也有的生意兴旺，想发展壮大。我们很少涉及住宅业务，但商住楼公寓是首次购房者和单身人士的最佳选择。最近一段时间，我遇见很多分居者，有时聊到兴起，我会告诉他们，自己也经历过那种日子，能感同身受。

“结果如何？”女人们总会问。

“再好不过了，”我自信满满地说。她们就喜欢听这样的回答。

我没有找到任何适合一个十九岁“准女演员”的工作，但我在版面角落读到一则招聘办公室主管的广告。知道外面的行情总不是件坏事儿。有那么一秒钟时间，我想象自己走进格雷厄姆·哈罗的办公室，递上辞职信，告诉他，再也无法忍受被他呼来唤去，卑微得像粘在他鞋跟上的泥巴。随后，我看了一眼印在办公室主管岗位栏下的薪资标准，想到自己摸爬滚打了多长时间，才混成现在这样子。人要有先见之明呀，俗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伦敦宪报》的最后几版都是索赔请求和补偿。我努力躲开放贷广告，因为看到利率，你就会发疯，忍不住蠢蠢欲动。我扫视版面底部，那里有聊天热线的广告。

已婚女，寻偶遇。索取照片，请编辑“ANGEL（天使）”发至 69998。

我皱了皱鼻子，不是因为广告所提供的服务，而是发一条信息价格贵得吓人。我哪有资格管别人的闲事？正打算翻到另一版，读一读昨晚的足球新闻，我突然发现“ANGEL”一词下面有一则广告。

有一两秒钟，我觉得自己的眼睛肯定是疲劳过度了。我使劲眨了眨眼，一切依然如旧。

我看得太入神，没有注意到列车已经再次启动。车厢猛地抖动一下，我身子往后倒，下意识地伸出手，按在邻座那人的大腿上。

“不好意思！”

“没事——没关系。”他微笑着说。我缩回手，心头怦怦直跳，目不转睛地盯着广告。跟其他横幅广告一样，这一则也有关于通话费用的提醒，号码“0809”印在顶部，网址为 www.findtheone.com。但我看的是照片。裁剪过的照片只剩脸部，能清楚地看到金色头发和黑色吊带衫。

年龄比别的揽客的女人大些，但照片分辨率太低，很难猜出她的确切岁数。

只有我知道她的年龄。她四十岁。

因为广告上那个女人就是我。

二

凯莉·斯威夫特站在中央线地铁的车厢中间，车拐了个弯，她把身体歪到一侧，保持平衡。在邦德街站，一群顶多十四五岁的孩子推搡着上了车，骂骂咧咧，内容听上去与他们中产阶级的口音不太协调。去课外活动小组？太晚了，窗外已夜色沉沉。凯莉希望他们是走在回家路上，而不是出门去过夜生活。毕竟和他们的年龄不符。

“他妈的！”男孩抬起头，看见站在一旁的凯莉，他收敛了招摇的架势，意识到自己讲了句粗话。碰到这种情况，凯莉母亲的脸上总会露出某种表情，凯莉也学着她的样子。孩子们突然变得沉默，脸一下子红了，转过身，盯着徐徐关上的车门内侧。我也许老得可以当他们的母亲了，她悲伤地想着，从数字三十开始倒数，想象自己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她的几个老同学，孩子差不多就这个岁数。凯莉的脸书网账户经常被朋友晒的家庭照片刷屏，甚至还有两三个小孩给她发来好友请求。真是想不认老都不行啊。

凯莉吸引了车厢另一侧一个身穿红色外套的女人的注意，她点了下头，对凯莉镇住这帮小子的做法表示赞成。

微笑再次回到凯莉脸上，“你好？”

“好不容易下班了，”女人说，“你周末还在忙，嗯？”

“在上班呢。要上到周二。”就算熬到那时候，也只能休息一天，然

后又开始新一轮六天班，她想着，心头一阵哀怨。女人看上去有些吃惊。凯莉耸了耸肩，“总得有人干活呀，你说是吧？”

“我猜也是。”车开始减速，靠向牛津广场站，女人开始朝门边走去，“祝你今天过得顺利。”

这才是乌鸦嘴呢，凯莉想。她扫了一眼她的手表。到斯特拉特福德还有九个站：卸下行头，再回来。到家八点，也许八点半。早上七点再出门。她打了个大大的呵欠，懒得伸手遮住张开的嘴，想着家里还有没有剩下什么吃的。她和另外三个人在象堡区附近合租了一套房子，其他人的姓名，她是从每月收取的、整齐钉在大厅布告栏上的房租支票上得知的。房东为了赚尽可能多的房租，把客厅改装成了一间卧室，只剩小厨房是公共区域。厨房只容得下两把椅子，但她的室友作息时间不定，凯莉经常好几天都见不到一个人。住在最大那间卧室的叫道恩，是个护士，年龄比凯莉小，但习惯家庭生活。道恩偶尔会在微波炉旁给凯莉留一份饭，贴上荧光粉色的便利贴，告诉凯莉“请自便！”一想到食物，她的胃开始咕咕响。她看了眼手表。下午的事儿比她预想的多，下周得多加几个小时班，要不然更完不成。

几个生意人在银行站上了地铁，凯莉向他们投去老练的眼神。乍一看他们长得都一样，短头发，黑色套装，公文包。然而细节永远是关键，凯莉想。她细心察看淡淡的细条纹布，随意插进包里的书的书名，一侧镜架折裂、带有边框的眼镜，以及藏在白色棉质衬衫袖口里的一条棕色皮表带。气质和相貌，让他们从排成一行的外表相似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凯莉大大方方、冷静地观察他们。这只是一种练习方式，她告诉自己，毫不在乎他们中有人抬起头，迎上她冷冰冰的目光。她以为他会扭头看别处，但他却眨眨眼，嘴角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凯莉的视线移到他的左手。已婚。皮肤白，身材匀称，大约六英尺高，下巴附近有一处阴影，

可能是几小时前造成的。外套内侧有黄色的干洗标签忘了取，一闪而过。他站得笔直，她敢掏钱下注，赌他是个退伍军人。外貌难以形容，但再遇见他的话，凯莉一定会认出他。

她满意地把注意力投向最新一拨乘客，是从霍尔本站上的，像水流一样渗进车厢，抢占了仅存的几个座位。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捏着手机，玩游戏、听音乐，或只是攥在手里，宛如手掌衍生的一部分。在车厢另一端，有人举起手机，凯莉本能地转过脸。游客们喜欢拍下标志性的伦敦地铁照片，好回去与家人分享，但她觉得，沦为别人快乐假期的背景，实在是件荒谬的事。

她的肩膀隐隐作痛。之前，她跑下自动扶梯，冲上大理石拱门站的月台时，拐弯拐得太急，猛地撞到一面墙上。就晚了几秒钟，但惹她气恼的不单单是上臂遗留的瘀青。下次得再跑快点。

地铁停靠利物浦街站。一大群人站在月台，焦急地等待车门打开。

凯莉的脉搏开始加快。

那儿，人群的中央，半藏身于尺码偏大的牛仔裤、一件带帽上装和一顶棒球帽的那人，叫卡尔。凯莉立刻认出他。虽然她迫切地想赶回家，却无法袖手旁观。他躲进人群，显然在凯莉看到卡尔之前，他已经在一刹那看到她，并不想与她狭路相逢。她必须行动迅速。

凯莉跳下车，车门嘶嘶地在她身后关上。起初她以为追丢了，但随后她瞧见前方大约十码处有一顶棒球帽，没有跑，却迅速穿行于离开月台的乘客中。

“靠边！”她大喊一声，飞跑着从两个拖着手提箱的日本游客之间穿过，“借过！”早上她没有抓到他，还把肩膀撞得青肿，但她不会再让他逃脱。她的脑海里闪过在家里等她回来的晚餐，然后计算出这次抓捕至少会给她增加两小时的额外工作。但她必须这么做。她可以在回家路上

买一串土耳其烤肉充饥。

卡尔快步跳上自动扶梯。菜鸟才犯这种错！凯莉选择爬台阶，那里的游客少些，腿脚活动起来也比走在抽搐一般的自动扶梯上更灵活。即便如此，凯莉的肌肉似乎燃烧起来，她渐渐与卡尔并排。他扭头向左，飞快地瞥了她一眼，两人爬到梯级顶部，卡尔突然朝右转向。这该死的卡尔，她想。我本该去下班考勤登记的。

她最后一次努力加速，终于追上卡尔。对方正准备跳过验票闸机，她已经伸出左手，拉住他的夹克，又拿右手将他的一条胳膊扭到背后。卡尔慌慌张张想抽身挣脱，撞得她失去平衡，警帽跌落在地。凯莉感觉有人捡起了警帽。希望那人不会把它偷跑。不久前，她就在跟人打架时弄丢了警棍，给发放装备的部门惹了麻烦——这次再捅娄子，肯定会挨骂。

“拒不出庭罪的逮捕令上多了你的大名，伙计。”凯莉边喘边说，防刺背心箍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伸手摸向腰带，摘下手铐，熟练地拷住卡尔的手腕，并检查是否拷牢。“你被捕了！”

我看见你。但你看不见我。你埋头读书，一本平装本，封面是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孩。我看不见书名，但没关系，内容大同小异。不是男孩邂逅女孩，就是男孩跟踪女孩。男孩杀了女孩。

看来我还没有丧失幽默感。

在下一个站，我混在潮水般的乘客中，找个借口靠近你。你站在车厢正中，一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看手机，用灵巧的拇指翻动页面。现在，我们距离很近，外衣紧挨着，我能闻到你喷的香水带有香草味，等你下班时，这香味就会散尽。午餐时，一些女人会躲进洗手间，补点妆，喷点香水。你不是这样的女人。我看见你下班时，眼脸上原本暗灰色的眼影会变成疲倦的阴

影，嘴唇上的口红，也因为喝了数不清多少杯咖啡而褪色。

你依然漂亮，尽管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工作日。这很重要。并不是说非得要漂亮，有时是带点异国情调，或大胸，或长腿。有时是格调和气质——定制的海军蓝西裤，有时是俗气和廉价——鞣革高跟鞋。甚至淫荡。风格多样很重要。就算是再美味的牛排，让你天天吃，也会味如嚼蜡。

你的手提包比别人的大。你会把包挂在肩上，但赶上地铁高峰时——你上班正巧是这时候——你会把包搁在地板上，放在两腿之间。包耷拉着豁出一道缝，让我看见里面。有一个钱包——浅棕色，小牛皮，镀金扣子。一把梳子，用来梳理你的金发。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整齐地揉成一个球。一双皮手套。两三个棕色信封，拆开后，信封装着信件又塞进包里。吃完早餐，你从门垫上捡起邮件，趁着等第一班车来的工夫，站在月台，拆开邮件。我像鹤一样伸长脖子，读着印在最上面那个信封上的内容。

于是现在我知道了你的名字。

这倒没什么关系：你我之间的关系发展，并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名字。

我拿出手机，滑动手指，露出摄像头。我转向你，用我的拇指和食指放大画面，直到你的脸装进框里。要是有人注意到我，他们只会以为我在上传一张拍摄于上班路上的照片到 Instagram 或 Twitter，作为自拍的主题标签。

咔嚓一声，你成了我的人。

地铁拐弯时，你会松开握住的从天花板垂下的吊环，俯下身看一眼你的手提包，仍然专注于读书。要不是我了解你的习惯，我会以为你觉察到我在偷看，将你的东西藏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拐过这个弯，意味着你快到站下车了。

你爱读这本书。平时，你放下书的时间比这次早得多，读到一章的末尾时，你会拿一张明信片充当书签，拨动书页。今天，车已经徐徐进站，你仍然在读书。甚至在你用肩膀挤到门边，嘴里喊了十多遍“不好意思”和“抱

歉”时，你也捏着书。你走向地铁出口时还不忘读书，只用眼睛的余光扫视前方，免得撞到别人。

你仍在读书。

我仍在偷窥你。